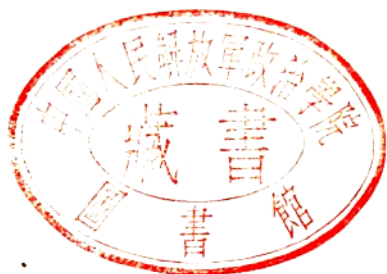


婦娶神河

著 洋 書



發行總店東華書店

重 要 說 明

一九四四年春，陝北的巫神曾一度鬧得很兇；在反巫神的羣衆鬥爭中，引起我寫這個劇的動機。事前，曾與孫方山劉永端諸同志詳細計議；寫成後，吸收大家意見，修改了幾次。在延大業餘劇團用秦腔連續演出。一九四六年到太岳區時，又整理了一番，和初稿大有出入之處。一九五〇年三月十八日，於山西省府文化處，又略事增刪，成爲今稿。

這個故事，在歷史上很有名，原名河伯娶婦。現在，各地迷信未除，尤其是一貫道別有用心，藉神威以愚民……，這個劇，借古醒今，教育羣衆，還有它的相當教育意義。

時代：係春秋末年戰國初年；大概在周威烈王十八

年，魏斯（文侯）假道於趙伐取中山（今正定）之後，至二十三年韓趙魏三家分晉，由大夫封爲諸侯（戰國開始於此時）之初。

地點：在鄴（今河北省南部臨漳縣境）。當時魏國建都安邑（今晉南安邑縣），轄境很廣，大約今河南之中牟、開封、通許、尉氏、禹縣、淮陽、滑縣、臨漳；山東之荷澤，以及陝西華陰以上沿洛河以至三邊；山西之離石、襄垣以下，除韓國由汜水西北斜凸黃河以至屯留外，人稠地沃，都是當時魏國的轄境。

故事的本身是這樣：

魏文侯時用吳起鎮守西河（洛河）以防秦，西陲無憂。惟鄴邊遠，北臨趙國，無人固守，頗以爲慮；於是從翟璜之薦，選西門豹於軍中，命以治鄴。豹至鄴，見田園荒蕪，民有憂色。問何所苦？父老曰：『苦爲河伯娶婦。』問其詳，曰：『十年前鄴水（漳河）大溢，女巫言：「送河伯婦，可免」。之後，年選良民女，投河中，已成積習。鄴之廷掾官三老（掌教化之鄉吏）豪長者（地主豪紳）亦各勾結女巫，藉端斂財，年輒巨萬計，以是苦耳。』豹曰：『河伯娶婦日，吾當躬送，幸乞告我！』至期，豹投女巫與三老於河，豪長者及小女巫懼，白其事。豹使悔改，並發民鑿渠十二，以分水力；勸民引水灌田，民賴以利，惡俗遂改。

當時的社會情況，據中國通史簡編所述：『春秋是

列國兼并時代，同時也是華族和南蠻爭霸時代。爲了戰爭的勝利，舊制度逐漸破壞，新制度逐漸發生。例如晉趙鞅與范氏中行氏作戰，下令克敵有功的，庶人工商得做官，奴隸得免奴籍。……戰爭把春秋時代推進到戰國時代。『……統治者不得農民的幫助，戰必敗，國必亡；所以列國發動大戰以前，要對農民施些小惠，誘他們出力。』……所謂臣弑其君，子弑其父，表示出舊制度不能維持現社會的時代。當時士大夫間，流行着「善之代不善，天命也」。「社稷無常奉，君臣無常位，自古已然」，帶些革命性質的理論。這在舊統治者看來，是多麼危險的思想。……』

的確，韓趙魏原本皆係晉國的家臣，在三家分晉之後，他們爲了鞏固自己的統治，對農民是會有些『小惠』式的仁政，來表示他的『善之代不善』。無怪乎當西門豹治鄴之際，魏文侯囑託曰：『必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。』（此時豹尙微賤可知）豹曰：『敢問有術乎？』文侯曰：『有之：鄉邑老者敬之，賢良者以師事之；求其好掩人之美、揚人之醜者而參驗之。夫幽莠之幼也似禾，……此皆似之而非也。』

西門豹據山西志云：係晉之解城（今解縣）人，隨樂羊大將伐取中山後，翟璜（大夫）薦於文侯以守鄴。豹係軍人（微賤）出身，性暴急，嘗佩韋以自緩。他的這個故

事，就西門豹本人的階級出身講，是居心爲民除害；但他究竟是作了統治者的官了，不得不爲統治者的『律條』服務，對問題的處理，和農民的要求，是有距離的，個中分寸之處，值得我們注意，且莫混淆一起。在魏文侯方面講，西門豹的爲民除害，也不過是表示魏國當局對農民施行的一點『小惠』而已。

據中國通史簡編稱：『……郡是晉國的地方制度，……設置權力較大的守官，可以應付突發的事變，……』因此，本劇稱鄴爲鄴郡。

本劇係用新舊兩種手法寫的。有許多地方用話劇語氣，尤其是第一場，導演同志須特別注意，有話劇語氣的地方，使演員一定要配合話劇的表情；自然，舞台裝備及化裝也須配合恰當，方爲妥便。

本劇爲適應羣衆的了解程度，把一些當時還沒有的名詞，擅自加入。如當時尚無香表，本劇則已用香表了；又如魏文侯這個『文』字，本來是他死後才諡的，當時還不能呼爲魏文侯，而本劇就稱『魏文侯』。……此外，對巫神的處理，爲教育和爭取巫神轉變，未投河中，和原故事也有出入。謹此一併聲明，敬希見諒！

最後尙望讀者不吝金玉予以指正！

墨遺萍

一九四九年端陽節寫於北京南夾道。

一九五〇年三月十八日，修正於山西省府文化處。

人 物 表

- 吳惜英 樸實真純的鄉村少女，十八歲。(簡稱英)
- 管大娘 破落戶家庭出身的一個懶惰、潑辣、好小便宜、油嘴滑舌的刁婦，三十歲。(簡稱管)
- 陳三少 地主家選少爺出身的一個陰險、狡猾、浪蕩、好裝面子的人，三十三歲。(簡稱三)
- 媽 媽 吳惜英的母親。農村中一個懦弱、怕事、極虔誠的人，五十多歲。(簡稱媽)
- 巫神奶奶 老妖孽，五十多歲。(簡稱巫)
- 神 童 二人，十多歲。(簡稱甲、乙)
- 繃 夫 四十歲上下。(簡稱繃)
- 中 趙 不夠斗的半傻子，又帶一點『一竅竅』味。(簡稱半)

西門豹 剛爽正直，軍人出身，任鄴郡令，四十歲上下。（簡稱西）

西門妻 西門豹的妻。還算賢慧，三十多歲。（簡稱妻）

鳳 奴 西門豹的女兒。機敏、柔弱，十五六歲。（簡稱鳳）

家 院 五十多歲。（簡稱家）

護 兵 二人。（簡稱丙、丁）（可按劇團人數情形增加）

車 夫 （簡稱車）

衙 役 二人。（簡稱庚、辛）

神 差 三十八、九歲。（簡稱差）

王 震 奎 莊稼漢老頭，六十歲。（簡稱王）

信 婦 農村婦女，二十六、七歲。（簡稱婦）

百 姓 二人。（簡稱子、丑）

神 兵 二人，面目猙獰，如劊子手。（簡稱寅、卯）

轎 夫 （簡稱轎）

目 錄

重要說明

第一場	逼英	1
第二場	定計	12
第三場	上任	16
第四場	選女	23
第五場	回衙	40
第六場	叩門	47
第七場	臨壇	50
第八場	趕路	64
第九場	迎親	66

第一場 逼 英

時間 六月初二。

地點 鄴郡一個鄉村的窮人家庭。

人物 樊惜英 管大娘 陳三少 媽媽

佈景 在灰暗的燈光下，前台只一張破舊的供桌，上面放着一個木主、香爐與香筒。

幕啓 在淒涼的音樂中，將冲喜漸漸拉開，露出供桌。

英（拿做活筐上，坐，悶悶不樂，縫衣服）一絲風也不颳，六月天，熱死人！（心不在焉，針扎手）嗷呀！人欺侮人哩，天也欺侮人哩，就是這針線也是欺侮人哩！（吹手止疼，仍縫起來）嗷啣！（一看縫的不對）我這心不知跑到那裏去了，縫衣服把袖口縫嚴了，

縫成個口袋了，人穿上它手從那裏出來哩？（拆袖口）人窮了什麼也出岔子！

〔管大娘在後場先作響鈴似的大笑，拿着針線筐與鷓毛扇走上。〕

管 （不防顧頭在門上碰了一下）嗷呀，嘍！（揉頭，埋怨）怪事，他家往常永不關門，今天將門關了個緊！待我叫門（叫）——吳惜英，吳惜英，吳……惜……英！

英 （猛然停縫）誰呀？

管 誰呀！——你聽我是誰呀？

英 嗷，你是管大娘麼？

管 是呀！快把門開開！

英 你是找我媽媽吧？我媽媽不在家！

管 這娃！你媽媽沒在家，管大娘不是狼，不是虎，吃你不成；常來常往，誰還是二家旁人？開門來！

英 稍等，我給你開門！（開門）

管 （入門）你媽做啥去啦？

英 我媽媽聽說漳河裏漲了水哩，快沖到我爹爹的墳墓跟前了，她到墳塋裏看去啦！（心中納悶）

管 噯！（順便坐在牀上，一面說，一面扇）說起你爹爹啦，你爹爹可死了十年過外啦，（看惜英）哎！惜英，你怎麼惱恹恹的，和誰廝鬧了嗎？

英 沒有，我是做活哩，針將手扎啦！

管 哎，我看你是心裏有事，悶悶不樂！——你知道我
方才說了一句什麼？

英 你方才說的是我媽媽不在家中。

管 看看看，我說你心裏有事，把我那句話，就沒聽到
耳朵裏！——我方才說的是你爹爹死了十年過外
啦！

英 可不，我爹爹死的那年我才六歲，今年我都十八歲
了。哎！把我爹爹虧死了！

管 你大概都記不清了，（站起，走向前台）漳河就是你
爹爹死的那年，發了一次『滔天大水』（指天劃地，
驚奇）好我的天哩！看起來，無邊海岸，可世界都是
水，（手指）把牛羊、牲口、田園、屋舍沖了不知道多
少！那時，你爹爹住的我家的房子，看見將我就這
麼樣（手勢）搖三擺四，呼游游沖得走啦，（坐地，又
起）他趕緊就撈；把我剛撈回來，水把你又沖走啦，
他又趕緊去撈。從那以後，（想）不久（想）你爹爹就
害了一場大病。

英 我爹爹得病以後，如何得死？

管 病死的。

英 真個？

管 嗷！也是病遇了因頭，不過陳老大當日……（不願
吐露）

英 陳老大當日怎樣!

管 (神氣十足)陳老大當日,公道說,(高聲)也有點太霸道!(假恨,指罵)莊稼都給水沖啦,還要着你爹爹交租子哩!(手勢)不錯,你爹爹當時在水裏頭還轉出五斗麥子,若是交上三斗,也算完事;你爹爹光記下『遭了天災,餬口不及』,一顆不交。結果,陳老大生了氣啦,把五斗麥子統統裝走,一顆不剩!你爹爹又病又氣,病上加氣,鬱氣不過,懸樑上吊!(手勢)陳老大做事太苛刻了,(高聲)不如他後輩的幾個兒子。噯!你看陳三少爺多麼寬闊,多麼仁義!

英 你說的陳三少爺嗎?嘿!

管 嘿什麼?陳三少爺不錯!(神氣十足)陳三少在咱們鄴郡衙門當了十多年戶房師爺啦!很會辦事!(手勢)不說別的,河神廟還不是人家陳三少承頭修蓋的嗎?你看,自從修了河神廟之後,每年給河神爺獻個美貌少女,十來年了,咱們鄴郡人民少遭了多少大水大災,全鄴郡人民真是承情沾光不盡。陳三少,好人麼!沒有一個錢的說頭!(手勢)

英 你說的陳三少嗎?哎!他才壞得難提呀!(唱)未曾開言憂憤起,思想起爹爹淚悲啼!我爹爹少田又沒地,租田種地受人欺。鬧水災並非誰故意,連自己

餬口來不及。陳老大作事不講理，五斗麥子一包提。我爹爹又病又是氣，無其奈尋短見懸樑自縊！

管 呔，(手勢)你耳朵不知在那裏長着呢！說半天了，我只管說陳老大作事過分！（假恨）陳三少作事寬闊！你沒有聽見？

英 哎！管大娘啊！（唱）陳三少越發不講理！（心中激憤，羞怒的礙口難說，低頭尋思）

〔游起絃來，配合表情。〕

管 呔！（手勢）不要胡說，陳三少那是十六兩一斤，十升一斗，足秤足斗大大一個好人！河神廟當日，要不是陳三少承頭，就修不起來！

〔陳三少上，拾土塊，隔牆扔過。〕

管 （機智）待我小解一下，我先告便。（出房門，開大門）三少爺，你……（急堵口後看）

三 （低語）怎麼樣了？認崩口不認崩口？

管 三少爺，你快先回去，八字沒見一撇，還沒談到正題上呢！

三 快當些！那怕化上十貫錢，我也甘心！

管 這可不是急辦的事；辦不妥當，丟人敗興。你先回去！

三 是。（下）

管 （入房）惜英你說陳三少怎麼樣呀？

英 (嘆氣)啊噓!

管 不要難爲,說呀!

英 管大娘!(接唱)他才壞得更難提:我媽媽今早出門去,他鬼鬼祟祟到家裏。我看他賊人起賊意,動手動腳把人欺。吳惜英我有真主意,混打廝鬧放聲啼。我罵賊子太無理,急得他雙手就作揖。將此話只可說給你,我媽媽面前不敢提,免得她知曉多生氣,因爲她兩鬢斑白上年紀。財東家少爺不識體,窮漢家養女門戶低。門剛關好作生計,正縫衣聽你喚聲急。

管 怪說,你家往常永不關門,今天却把門關了個緊!着大娘不防顧將頭上還碰了個疙瘩!(揉頭)

英 妨事不妨事?

管 硬皮老骨頭啦,不妨事!照這樣說來,嗯!(假恨)陳家父子沒一個好人!(指)一個逼死人家女兒的父親,一個欺侮人家父親的女兒,真是強理霸道!(指)不過,惜英!陳三少,你休看人品壞,那心術可好,仁義的很,開闊的很!和他父親那個慳財鬼不一樣。你看我身上這件緞衣裳,就是陳三少送給我的,多麼緊貼!多麼光溜!

英 嘿!(略帶鄙視)

管 惜英!你又嘿什麼?陳三少不光心術好,陳三少眼

頭才好哩！那天你給我縫得布衫，他瞧見啦，他說縫得好，這手針線，天下少有！（手勢）

英 我不要他誇獎！

管 哎！你的好針線，三少的好眼頭！哈哈……（笑）
（看，想）惜英！我問你：東頭誰家的姑娘才出嫁了？聽說小兩口親熱的很，黑明晝夜不離左右，好像前輩子沒見過個男人。

英 誰知道人家！

管 （看，想）哎，惜英，聽我給你說：光去年咱們村裏就把四個姑娘都出嫁啦，那四個姑娘一嫁，有了男人啦，都發了胖啦！

英 你說個正經話，常說這些幹什麼？

管 哎，（看）這就是正經話！丟訕話，我就說不了。要說丟訕話，你試當着陳三少說呀，說得可好哩！（手勢）又是那個和那個長，那個和那個短，聽了真叫你笑得嘴抿不住！（手勢）

英 管大娘，你看你老老道道了，請也顧點體面！

管 啊！（略怒）我還要你指教哩？（又嘻皮笑臉）惜英！我問你：你早上和陳三少混打廝鬧了一場，你到底破身子了沒有？

英 吳惜英雖然懦弱，豈能失身於賊人之手！

管 惜英，依我說你不如早些破一下身子也好！

英 走你的！管大娘，我看你不是好人！越說越不像話了！

管 不要變臉，惜英！你愁的，我是替你着想哩。你想，六月十五又快到了，河神廟又要到處挑選少女，爲河神成親；你一破身子，巫神奶奶她們怕污穢了神聖，便挑選不到你的頭上。你愁的，啥事不懂！（手指筐內）看！這不是陳三少給你捎來的一件綢衫子，六月天穿上涼涼快快，洒洒落落，有何不好？

英 管大娘！你有點良心沒有？你想想你的命是誰從水裏救出來的？

〔陳三少暗上，溜進關門，暗聽。〕

管 這娃，我怎麼沒良心？我是有恩必報，你爹爹當日救過我的命，我今天應當也救救你的命，你只要破一下身子，你的命就得救了。

三 （入房中）惜英：管大娘說的是至理名言，本情實話。河神爺不娶破身之女；你不破身子，如果要着河神選上，只有投入漳河，順流而去。惜英！你心眼活動活動，你就不念我今天誠心誠意來第二次了；我那怕先給你作上一個揖！（作揖並扯惜英衣襟）

管 惜英！看你死色的，急忙還個禮啊！今天陳三少『物禮』也到啦，『人禮』也到啦，你還要怎哩？——認清楚他是咱們鄴郡的戶房師爺，又是咱鄴郡的蓋世

財東，你能高攀得上，真是三生有幸！

三 惜英！（兇）你怎麼這樣不識抬舉？（對英動手動腳）

英（且退且推，……且喊）陳三……

管（急掩英口，擁英下）好豬還躲過屠家的手！

〔陳三少隨下。〕

〔媽上，不防額頭碰了門。〕

媽 啲！這女子爲何將門關住？（叫）——惜英！

〔陳三少怔然急出。〕

〔管大娘上，以手示意。〕

管（低語）不要緊，她怕惹得她媽媽生氣，你先到茅房裏躲躲！（指）

三 是！（下）

〔英上，擦眼淚，轉愁爲喜，開門。〕

媽 管大娘來一會了嗎，才來？

管 來了老大半天了。

英 我爹爹的坟墓，漳河該沒沖了吧？

媽 沒有，今年雖說鬧水，比起那一年是小的多哩！——待我到茅房先尿泡尿去。（走）

管（拉住媽）吳大嫂！你先到小房來，我還有個大事給你說哩！（拉入房中）

三（掩鼻急出）真臭！（下）

〔惜英立在房邊，側耳細聽，怕說出調情事，惹媽生氣。〕